

卢汉文

作品

科学幻想

TIAN DI SHENG SI JIE

天地生死劫

星光深处，云谲波诡，步步劫难。

人类的先驱者，出生入死，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只为到达阳光下的草原。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下册

天地生死劫

卢汉文
作品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生死劫: 全2册 / 卢汉文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106-04774-0

I. ①天… II. ①卢…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1213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胡金霞

版式设计: 李多胜

责任校对: 汪丽容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天地生死劫: 全2册

卢汉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40毫米 1/16

印张/43 字数/6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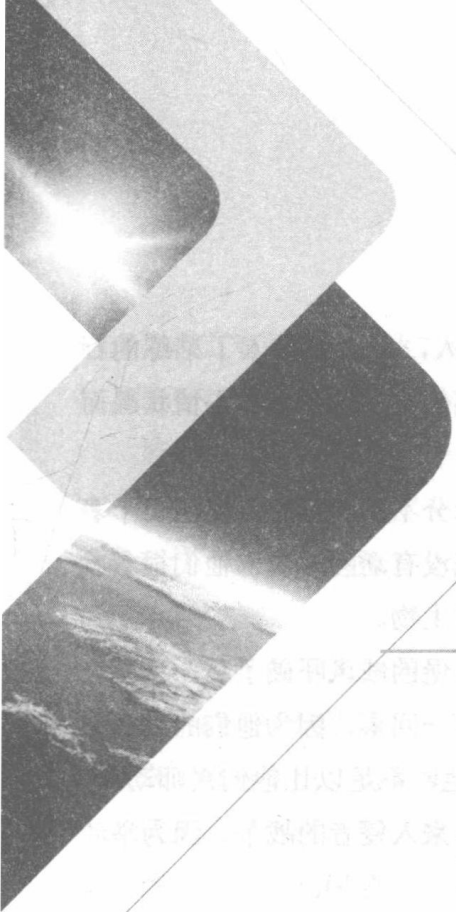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106-04774-0/I·1184

定 价 125.00元(全两册)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1 第十章 西番国探密
- 58 第十一章 番离岛海战
- 121 第十二章 北原奇变
- 198 第十三章 风起云涌
- 260 第十四章 烽火再燃
- 323 第十五章 阳光下的草原



第十章 西番国探密

第一集

火山城堡颜色绚丽的堡体，在青绿的群山环抱中，像一颗巨大醒目的彩珠。卫星摄像机一次又一次经过头顶，一次又一次拍下了它壮丽的身姿。

地窖里存储的黄金条越来越多，乔尼·阿莱斯分队的人却越来越显出烦躁。每天的日常事务，无非食物搜集，城堡守卫，黄金生产，只需要一个支队就足够，另外两个支队除了砍柴伐木，供给燃料，无事可做。

为了不至于涣散懈怠，火山堡营地每日都进行早练。他们需要翻山越岭，徒步穿行在沟壑林间，往返跑上近十公里行程才告结束。阿莱斯分队共有近二十名文职人员，有科学家、语言学家、工程师、机械师、政要，甚至商人，在地球人类显赫一时的人中，唯独没有影视歌体四类明星登陆，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们，只获得了极少极少的加入舰队的名额，而登陆概率则为零。严酷的登陆生活还没有他们表演的舞台。大概，生存永

远都重于娱乐。这些非军事但是携带武装的文职人，都自愿加入了早练的行列，只是时间和强度没有军人那样的限制，可以随他们各自身体和心情状况而任意改变。

山中的日子是清寂的，这种清寂却又暗藏着一分不安和期盼。整整二十多个阿喜日过去，西番国（即巴拉比王国）那边丝毫没有动静，仿佛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他们的国土上，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外星生物。

是否，西番国被天外来客轻而易举夺取了火山堡的威风吓破了胆，不敢轻举妄动，或者，他们本不把地球人的所作所为当作一回事，因为他们的国土太宽，而人口过少，被占领一块无关紧要的山岭野地，不足以让他们兴师动众，再或者，西番国正在酝酿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战争，因为举动巨大，所以准备日长。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乔尼·阿莱斯上校决定弄个清楚，主动出击，免得暗中被西番国算计了还蒙在鼓里。同时，上校也为城堡中军人们表现出的不耐烦心怀担忧。

没事的时候，精力过剩的军人们最喜欢对着岩石和巨木，用激光枪烧蚀着雕刻着玩。他们鲁莽的行动使炎热的密林中不时会窜起一股青烟。

也有好静的那类人，刨平几块木板拼接成棋盘，自做了几副国际象棋，闲着的时候王后国王较量一番。旁边也有观棋不语的，更有叫嚷的嘘哨的，所以常常弄得一场棋局混乱不堪，那场景倒更像中国象棋在街头巷尾茶馆酒铺里的热闹对抗，下棋的棋主常被旁观的人左右着头脑，而弄得莫衷一是，昏招连连。

有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想让军人进行祈祷，来平静那颗骚动的心，他的提议被阿莱斯上校和同样做事干脆的顾问傅立叶·伽罗瓦博士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用一种单一的信仰来统一众多的灵魂，是不合时宜的，反而容易引发公开矛盾。

酒类在城堡的地窖中储藏不少，但是断然不敢发放出来饮用，除非是隔上几天，每人定量的饮尽自己有限的那份。

于是，精壮汉子们的体劲，更多的发泄在较量手劲中，拿对手的手腕当作

运动器械。可是没过多久，彼此之间谁谁力气怎样也清楚了，更扫兴的是，他们找不到可以打赌的物品来猜测输赢结果，自然兴趣大减。

后面几件事，阿莱斯上校尚且任其行事，但是拿着激光枪没事到处刻画，有一次差点惹起了山林大火，有一次则不幸放纵了方向，将对面山中一个巡逻队员射伤了，真是危险万分。于是，上校对队中下了禁令，严禁再用激光枪对树木山岩烧刻。

体格健壮的军人一点一点的旺盛精力，便开始乱窜起来，寻找着突破口，像地幔中的高压熔岩流，不断冲撞着挤压地壳，力图从最薄弱的地方挤出一个缝隙来，喷射而出。阿莱斯上校担忧的，正是这个。

星光灿烂之时，第二分队即阿莱斯分队会议在收拾干净的餐桌边进行。会议上特意开启了几瓶酒。这种城堡地窖内储藏的酒，香味浓郁，用野岭中一种小型多汁水果酿成，酒精度却低，比不上烈酒，和白兰地相差无几，呈淡绿色，其味道比起那种琥珀般金黄色，在荷兰语中称作“烧焦的葡萄酒”的白兰地来，也是毫不逊色，虽然呈淡绿色，一样的晶莹剔透，高贵典雅。

拉耶维奇·聂莫夫中校把它戏称为“掺了伏特加的雪碧”，但是中校舍不得像喝啤酒那样大口大口的牛饮，只有那么一点啊。他欲罢不能，欲吞还留的奇怪表情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讪笑。思维敏捷的伽罗瓦博士戏称，俄罗斯大熊抓住了两只小蜜蜂，欲尝鲜时也就是这个模样。

与会的人包括全部的支队长和副队长，通讯官和首席顾问。他们各自一方围着餐桌，或靠或倚，神态怡然，简直就像一群贵族显要，在一座古旧却坚固、恬静的欧洲城堡中度假一样。

八支油烛环绕着餐室墙体而布置，挂在墙上。正八边形餐桌，这是一张每边长都超过一米的宽大餐桌，中间还立着一支硕大明亮的油烛。烛架用阿喜星上特有的质地细腻坚硬，如黄花梨一般的木材，精工制作而成。烛架顶端，配以镀银饰件，造型简洁优美。多支蜡烛四面一照，轻轻摇曳的烛光将餐室映得亮堂堂。

阿莱斯上校一脸刮得精光，精神很好，这是他的一贯仪表。即使坐着，上校也显得比别人高出半个头。旁边的伽罗瓦博士，吸着摘自山中生长的植物晒

干自做成的烟叶。这种烟叶，是队里的农学植物学专家，在考察城堡附近植物种类及物用时发现并制作的。烟味很淡，因此阿莱斯上校宽容地默许了博士此刻吸烟的自由。他曲起手指节，敲敲桌子，示意闲适漫聊或遐思的部下们，会议开始了。

“现在可以确认，往北一百多公里的湖边城堡，是为遏制火山城堡山匪势力的，湖滨城堡辖制着南方，而且，似乎整个西番国的南方，都处于土匪和官军的势力均衡中，谁也无法完全占尽上风。

嗯，说到湖滨城堡，它扼守住了火山城堡通向平原和繁华要地的去路，是镇守南方的一个要塞。在西番国南部，难以看见再有超过湖滨城堡规模的要塞。这就是卫星摄像告诉我们的一点基本信息。

我们替他们消灭了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因此，即使西番国（即巴拉比王国）不会感激我们，也断然不想轻易地来进攻。报复没能成为理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也赞同。”伽罗瓦博士插嘴道。

“是这样吧，毕竟，阿喜星上的人口太少了，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但是，最近，发现有小股的西番人，意图接近城堡来窥视我们。当然，还不能确认这些人的身份，究竟是附近乡民呢，还是官军的侦察队，或者是逃散的盗匪一伙，不甘死心，蠢蠢欲动，也未可知。在我们着两个城堡之间，有四个小镇，或者应该叫做村庄更合适一些，每个镇上，大的有约千多人。这是目前已经查知的，附近人口最多的聚集地了。但是依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西番人完全没有戒备或者没有打算准备进攻我们。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处境。

火山城堡里的各项工作很顺利，可以说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各位需要提出建议是，下一步，我们分队该怎么办？是静守待变，保持现状，还是主动与西番国人友好接触，建立联系。据了解，穆姆托分队已经走在前面了，他们通过公平的交换而获得炮船，接下来就要开始巡游番离岛。”说到这里，阿莱斯故意停住了。

“穆姆托上校，他是要在番离岛上建立穆姆托帝国吧。我个人认为，任务分派一开始就有些不公平。穆姆托分队可以自由的征战，而无重任约束，我们

却是以守为主，干着工厂和仓储业的事。”姆贝拉少校不满地说。

见没有人阻止他，且都认真听他发言，皮肤黝黑，一头浅短的卷毛的甘奈·姆贝拉少校受到鼓舞，继续说下去。

“根据目前的形势，应该主动地和西番人联系，交往。不管是邀请，还是俘获吧，火山城堡中，要响起西番国人的说话声音。掌握了西番国的语言，才能知敌于先，察人于细。只想依靠语言学家们，闭门造车式的，来彻底破译并掌握西番人语言，有些艰难。根据语言学家们的进展报告来看，说到文字，还有可能在最近初步完成破译；提起语言，恐怕无声的文字，对语言的帮助不大，呵呵，徒劳无益。还是必须与西番国人交谈，交流才行。”姆贝拉少校第一次发言就一连说了许多，显然关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过很多了。

“主动的？与西番国人交流？怎样交往？”阿莱斯盯着少校问，但是他模样，不是为难，更像是启发姆贝拉少校继续大胆想象下去。

“如果消极等待，西番国人也许暗中集聚好了进攻的力量，突然进袭，那将如何抵抗。虽然卫星摄像轮流扫描这块地面，轮流扫描，但并不总是置阿喜人于密切的，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中。一个疏忽就会万劫不复。上校以为我的话有错的么？”

姆贝拉说过后，像中小学生做完作业一般，略带紧张，望着阿莱斯上校，等着订正。

“交流——很高兴姆贝拉少校使用了这个词语。很高兴少校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仇恨。掌握主动，是我们的军事原则。但是，在我们面对阿喜人的对抗和戒备中，甚至美军通常所谓的九大军事原则，常常都有些落伍，或者说，不尽适应了。也许我们需要在与阿喜人遵和之后，再由一个军事理论天才，像富勒为拿破仑总结出进攻、机动、奇袭、集中、保护五大战争原则一样，写出新的战争教科书。”

阿莱斯上校顿了一顿，又说，“那就请诸位再次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掌握主动呢？希望能具体地说，畅所欲言。”

“首先，应该让军士们有事可做，活动活动，他们憋得有点慌。”聂莫夫中校接上嘴道。看到两个支队长都发表了看法，两个副队长，姆贝拉支队的劳

里·约翰逊中校，和聂莫夫支队的尼古拉·克里沁中校，也紧接着表示赞同。他们对山中单调枯燥的生活深有体会，提出应该有所改变了。通讯官乔治·科比奥少校点头表示同意。

只有脾气暴躁的阿莱斯支队队副罗依·曼特中校没有发言，仔细思考不是他所长，他两只拳头一上一下捶在餐桌上，却没有声音。他说：“行动，行动。”

“我们讨论的具体目标是——如何行动呢？不要一定理解成军事行动。”

伽罗瓦博士说。眼看着决议就要形成，而行动计划的结果未知，伽罗瓦博士极不愿意改变目前的平静状态，追问道。他是反对冒险的，尤其对姆贝拉少校轻视智慧学者们的言语，深为不满。

“利用我们的侦察技术优势，潜入西番国人的村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及对我们的反应态度，或者干脆抓几个西番国人来，当然我们会优待的，——这样可以吗？”

姆贝拉支队的副队长劳里·约翰逊中校说，他比姆贝拉支队长的军衔更高，承袭了姆贝拉少校的直率，因此说完这番话后才略感紧张的加了一句征询的话。

约翰逊中校的提议让所有人看见了一条明晰的路，但是正因为这样，大家都没有立即表态。

阿莱斯上校略一思索，应答约翰逊中校的话说：“那这样吧，我们对是否潜入村庄进行举手表决。现在，同意约翰逊中校提出，潜入西番国人村镇的建议的人，请举手。”

“包括，可以抓西番人作俘虏的建议吗？”伽罗瓦博士问。

“不，仅仅是指潜入村庄。抓俘虏的事另议。科比奥少校是举手同意吗？好，各位请放下。我弃权。六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好，建议通过！”

阿莱斯上校慢慢地却是清晰地说。

伽罗瓦博士是唯一反对的人，但是实在拿不出什么理由再去反驳，或者说反驳无效。即使他报告给舰队总部，也根本无法阻止军人们自行其是。他能够

从某些程度上减轻军人的自大心理，使他们稍稍收敛一点，谨慎一些而不要冒下什么风险就算是成功了。伽罗瓦博士心中总是憋着一股气，这股气由于不经意间，遭受到姆贝拉少校的轻视而更加旺盛。他认为，如果当初，第一支登陆部队，由他来做总顾问，制约加和正夫上校的话，可能会为以后减少许多麻烦，然而历史不能重演一次。

因此，伽罗瓦博士顺着阿莱斯上校刚才的话说：“既然如此，我保留意见。请潜入村庄的人注意隐蔽，慎重第一，平和第一，绝对不要和西番国人发生什么直接冲突，一定要珍惜目前所获得的安宁境遇。我们很快就会解密西番语言和文字的。请相信。”

姆贝拉少校待博士话一停，站起身来立即请缨。

“姆贝拉支队，请求侦察任务。”

伽罗瓦博士满心不悦，狠狠地抽了两口烟，将烟雾吐出来缭绕在眼前，他故意对姆贝拉的英武积极视而不见。

阿莱斯上校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便答应了。

他说：“作为队长，你只能指挥，而不可亲身历险。记住伽罗瓦博士的郑重吩咐了吗？”

“是的。历险？那是外表看起来的样儿吧。侦察，这会有什么危险呢，甚至这种危险，比系着保险绳的蹦极跳还要小得多。但是我遵命！”

姆贝拉少校心花怒放，言语更显得多起来，他郑重作出了保证。

“我们以十日为限。无论你们支队有没有达到目标，十日之后，都将由聂莫夫中校他们替换。”阿莱上校手掌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表示不可再作商榷的决定。

“是，遵命。”姆贝拉少校和副队长约翰逊中校都肃然而立，以手触额，敬了一个军礼。

“那我们呢？”罗依·曼特中校急着问。

“继续做黄金公司的生产领班，别去计较高管白领的薪酬。”阿莱斯上校微笑着说，“我的忠实助手，可信赖的朋友，等轮到我们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机会都让给中校的。”

“不要冒失，静待机会。”伽罗瓦博士最后再次对姆贝拉嘱咐。

第二集

经过两日近六十公里的行程，姆贝拉少校终于带领自己支队的九个人靠近了离火山堡最近的一个小镇。

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看见过阿喜人。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总是借助于卫星通信器，将卫星拍摄到的一路情形仔细对照，以避免可能有阿喜人居住的地方，事实上这很少。在旷野大山中，极为零星的散户中间，有足够的空间允许他们顺利通过而不被阿喜人发现。两台红外线探测器，保证在夜晚，任何接近他们临时驻扎地段的动物都会被早早发现。

阿莱斯上校没有说错，阿喜人真是太少了，每一个国度都那么辽阔，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来享受生命的快乐，为什么不能容忍一支来自外星系的落难游客部落寄栖呢？

姆贝拉少校和约翰逊中校轮流用各自的望远镜观察四周，停停走走，避免不慎落入一个未知的生存陷阱。第二日的傍晚，开始偶尔的看见的人户，终于，一个小镇出现了。他们潜藏在临近的高岗上，远远地注视着镇上的动静。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多虑了，镇上一点也没有异常的迹象。

“等待夜神的降临吧。再过两个来小时，我们才可以行动了，黑夜的帷幕将会给我们莫大的帮助。中校，你带两个人，待会进入镇子执行任务，我们在镇外接应。用过晚餐就去。”姆贝拉少校说。

“少校看来有确定的目标了？”副队长约翰逊中校明知故问。

“镇郊外，那座独立的院子，花园围抱，看见了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目标吧。我看到一个阿喜女人，走进了一间有粉红色窗子的房间。房间外面是宽阔的草坪，左侧还有树木，这应该是后院，四周清静，再没有多余的人打扰。很好的机遇呀。”

“粉红的窗子，我的确看见了，这窗子的颜色真实奇特。而且，这户人家

从院落的大小和建筑装饰来看，还应该是相当富裕的人家。我只看出了这些情况。可是，少校凭什么说看见的是女人呢？”约翰逊中校拿着望远镜，顶着半边脸，使它变成一个奇怪的图形，他似笑非笑盯着姆贝拉。

姆贝拉一时里竟没有反应过来，终于他猛地朝约翰逊中校胸前砸了一拳，落拳却轻，后者纹丝不动。

少校笑着道：“中校这里，若要和她比较的话，凸得可就差了点，弄个海绵塞进去，顶起来，或者可以比一比，然而苹果更坚硬一些，形状也好看。你该准备一大筐苹果的，中校，哈哈。”

众人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姆贝拉忽然食指按在唇上轻嘘一声，立即鸦雀无声。少校和中校四下看看，又各自举起望远镜瞧瞧，方放下心来。

“你，杰克逊上尉，还有你，加里中尉。”姆贝拉点了两个军人的名说，“随同中校进镇去，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接应暗号是三声间断的‘咕咕。’”

夜色降临后，众人吃过随身携带的肉脯干粮，又找了点水喝，排成一条线悄悄走下了山岗，借着夜色掩护，靠近了小镇。

在镇外一片较密，但是面积不大的树林里，姆贝拉少校等人停下了。约翰逊中校三人悄悄的，顺利地潜入了小镇边上那座独立的院子中。他们翻过只有齐腰高的常绿植物围成的栅栏。从大树到窗台，近十米的距离，他们嗖的一下就越过了，身手的确已经恢复了军人应有的敏捷，再也不是刚从飞船上降落时的那般迟钝了。

夜视镜虽然还没有清晰到能够使他们完全看清阿喜人的脸，但是面前活动的人却能看得十分清楚。等到屋外，四周，彻底的没有人活动的时候，约翰逊中校他们接近了粉红色外窗，脸也凑近了窗户。

“房里面有人，至少两个人。”约翰逊中校把声音压得很低。

“四周这么安静，想要悄无声息的把两个人都弄走，恐怕难吧？”杰克逊上尉面露难色。

“谁说一定要带走人？没有这个必须吧。听听，阿喜人他们在说些什么吧，这也能回去交差的。”加里中尉说。

他们的声带都没有振动，要贴近了耳朵才能听见彼此话音。

“嘘，里面动静大起来了。”

约翰逊中校往窗子里瞅，可是窗上装有大约是玻璃一类的隔挡物，屋内还有窗帘遮住。这使得启用夜视镜上内置红外发光二极管，来照射屋内目标也近乎不可能。屋里又没有亮灯，夜视镜成了摆设，三人的眼睛几乎都没有用了。

“这两人似乎正做爱呢。噫，噫，哇，好热烈，受不了啦。”约翰逊中校说。他的耳朵贴在窗玻璃上。

“是吗？那真是太有趣。哎，换一下。”杰克逊上尉也凑了过去，约翰逊中校一回头，恰巧两人头上的夜视镜“砰”的碰在了一起。

突然，四周静寂无声。

约翰逊中校简直听见了自己的怦怦心跳，这种巨大的声音让他恨不得将心脏揪出来扔了才好。所幸，房子里面的人对外边动静尚无任何察觉。他们摸索着退后几步，离开了窗台，又干脆退回了常绿植物构成的篱笆边上的大树下，蹲下了。夜视镜也重新戴好了。

“我们得考虑是否就此结束任务了，或者，另外寻一个对象。”约翰逊中校说，由于这里已经远离有人的屋子，话声也大了起来。他想打退堂鼓，又不甘心，毕竟是第一次这么接近阿喜人。可是，现在，约翰逊中校浑身就似要燃烧起来一样。他心里产生了另外的打算。

“我可以反对吗？好不容易得到的唯一的机会，怎能轻易放弃呢。荣耀就在眼前。我们可以向少校请示一下。”

杰克逊上尉反而不愿意了，他鼓动起约翰逊中校来。中校也觉得就此收兵的念头草率了点，因此思索着不说话了。

“我们可以到别的房间看看，有没有单个的人睡觉。这里还有六七间房呢。上帝见谅，我可没有偷窥癖。”加里中尉提议。

“粉红色窗户的屋子在最外边，深入里面，万一惊动了院里的人，恐怕不好脱身。不能伤害阿喜人是死命令。这里的阿喜人可比不得火山堡的蠢贼。”约翰逊中校考虑得十分周全。

“是有些为难，俘虏阿喜人，只是暂时激怒阿喜人，倘若闯入村庄，还打

死了人，以后就麻烦大了。这真不是城堡里的强盗山匪，阿莱斯上校绝对禁止蛮干的。”杰克逊上尉既然反对撤离，也只有硬着头皮想办法，“要不，按加里中尉的建议试试。”

“好了，真是太受阿莱斯上校的影响，什么都要来个民主表决。”约翰逊突然不耐烦起来，他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他镇定下来说，“加里中尉往里面去探看，我们在外面望风。弄清楚情况后，我们再进去。记住，使用通话器联系时，千万小声些。发现不对劲，别迟疑，立即撤离。”

加里中尉整理了一下夜视镜和通话器，打开了通话器远程发射开关，这样，就是在远处的姆贝拉少校，也能和他们直接通话。

加里中尉像狸猫一样，一纵一越，就到了墙根。顺着墙走，往前倒一个拐，才到前院，他们其实是在整个院子的后面。

中尉暂时停下，他仔细察听前院的动静。

四周很静，仿佛一切都在安宁中沉睡了。加里中尉放心地直起了身子，他可以行动了，继续深入前院。

突然，“咣”的一声，什么金属之类的物体猛然相撞，像是锣响一样。中尉不由得惊得一抖索。

紧接着，四下了都有了剧烈的响动，不断有响亮的金属敲击声，夹着阿喜人的叫喊声。阿喜人的叫声听起来尖锐刺耳，一下子，这里好像四周都被包围住了。

在开普敦南面的戴尔岛潜水时，突然面对一群大白鲨，那种紧张也就是如此。约翰逊中校心跳一下子达到了一百二十。他急忙下令。

这时候，加里中尉耳中只听得约翰逊中校叫道：“快回来，快。”

加里中尉确实被猛然而来的物体撞击声和人群的嘈杂声音震得懵了，中校的呼叫唤醒了，他也不管是否被人发现，几步纵越沿着来路跳回大树下。

三人会合，迅速翻出了植物墙栅栏。

好险，火光四起，先是几个，接着十几个阿喜人很快围住了后院，那道美丽的植物矮墙被踩出了一个缺口。他们举着火把，将粉红窗户的房子照得通红。

这群人叫喊着，将手中的棍棒，往地面上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击打着，并不出院落来追赶，也不冲进房里去，只是围着房子叫嚷，好像等待着什么。

约翰逊中校等人已经离得很远，还看得见火光，听得见叫声，然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也听不明白阿喜人叫嚷些什么。

“是你们发生了意外吗？”当叫喊声隐约传来，姆贝拉少校也察觉了这边的变故，问道。

“又好像不是，阿喜人闹嚷起来了，搞不清原因。不过，我们已经逃出来了。”

两分钟过后，约翰逊中校和姆贝拉少校会合了。他俩爬上一棵大树，跨在上面，继续想看看镇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火炬很多，他们取掉了夜视镜，仅用望远镜就行了。

树叶在眼前晃来晃去，但即使没有它的干扰，少校和中校两人也无法弄清，突如其来的惊动是为何故。他们看见，一个显得很有威望的阿喜人被簇拥着到了现场，接着另一个阿喜人和他对话。过了一会儿，几个人拥入粉红色窗户的房间，从里面揪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姆贝拉少校先前称之为女人的那人。她浅浅的头发弄得很乱，支棱着还来不及梳理，衣衫零乱，面色苍白，像獾一样可爱的尖尖小嘴紧闭着。他们接着看见了几个人朝向另外一个被救出来的人问话。

那个显得具有威望的人，是镇里的镇长，刚才与他讲话的那人，却是房主人。镇长问被抓的男子道：“有人说，还看见有一个人跑掉了，他是你的同伙吗？”

被从房间里抓出来的人，是名叫哈尼的青年男子，他正与恋人莫娜在闺房里幽会。原来，凡是未出嫁的巴拉比王国（即地球人称的西番国）的女孩，其闺房窗户涂成粉红色以行区别和警示，除父亲之外的成年男子，不能随意闯入闺房，否则将受到鞭刑。

巴拉比王国对两性性爱之事约束极严，凡是未婚男女发生性行为被发现，将身受石刑。通奸者亦然。石刑是将受刑者吊入四五米深的干井中，由镇里指定的施刑者往井中抛下近似阿喜人头大小，棱角分明的石块，数量是一百块

(八进制一百块，按十进制算应该是六十四块)，女子减半受刑。其中一个人也可以挺身而出，代替另一人独立受刑，数量是两者受刑石块之和。那干井虽说不是太深，可是施刑者将石块抛起一米多高落下，下坠之势也甚是猛，井里狭窄，仅有一人身长来宽，难以躲避格挡。受刑之人不多时便遍体鳞伤，纵然挨到最后，也是面目全非，鲜血淋漓，体质弱者会难以救治，甚至当场毙命。

“我没有什么同伙。”哈尼即沮丧又紧张，但是还是坦然地说。

显然，哈尼是被他的情敌盯上了，因妒生恨，因恨成仇，暗中跟踪后，设伏捉奸，又向镇长报告，突然袭击，才抓住了哈尼和莫娜私自幽会。一群捉奸的人冲入房内，正遇上哈尼收拾好衣着后准备离开，因此，哈尼此刻的衣着还算规整。唯有莫娜才像刚从睡眠中惊醒过来一般，衣着不整，神态惊惶。

男主人，莫娜的父亲揣摩着事态的发展，显然，意图报复的那人，并没有抓住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哈尼和莫娜败坏两性伦常。他轻轻地说，仿佛一股风就会吹走他的勇气，他说：“真的跑掉了一个同伙吗？不要提犯罪者隐瞒。我去检查一下，看家里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可怜的男主人，他只想尽力保住女儿的清誉和性命。

如果是偷盗罪，那么按律是要砍掉窃贼的一只手的全部手指，第二次抓获则要砍掉另外的全部手指，第三次则要砍掉两只手，使盗贼再也无法偷盗。莫娜父亲暗藏着希望，这个痴情的青年能够为爱情牺牲自己，承认盗窃。

“阿叔不要遮掩了，他是在莫娜的房间里被抓到的。”因妒生仇的男子说，马上便有同道而来的几人附和证实。

“小侄，我并没有定他什么罪行，正如你也不能定论一样。要知道巴拉比王国严格遵守先王及当朝定下的法律，要有证据和供认，来确定罪人的罪行，以及应该受到何种惩罚。或许他走错了房间也未可知。”

“阿叔富冠一镇，家中藏金埋银，自然令人向往而生觊觎之心。但是，哈尼兄弟难道连粉红色的窗户都看不清楚吗。阿叔的后院亮亮堂堂，谁经过绿墙，转头望上一眼，都能看见粉红色的窗户，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又怎么会走错门呢。”

旁边，一个看起来是因妒生仇的男子的智囊人物，针锋相对，寸步不让